



奏議卷第十四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十

翰苑

論水災疏 至和三年

七月六日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判大常寺兼禮儀事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臣歐陽某敢昧死再拜上疏于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臣伏觀近降詔書以雨水爲災許中外臣寮上封言事有以見陛下畏天愛人恐懼修省之意也竊以雨水爲患自古有之然未

有水入國門大臣奔走滄浸社稷破壞都城者此蓋
天地之變也至於王城京邑浩如陂湖衝溺犇逃號
呼晝夜人畜死者不知其數其幸而免者屋宇摧塌
無以容身縛棧露居上雨下水纍纍老幼狼籍于天
街之中又聞城外墳冢亦被浸注棺槨浮出骸骨漂
流此皆聞之可傷見之可憫生者既不安其室死者
又不得其藏此亦近世水災未有若斯之甚者此外
四方奏報無日不來或云閉塞城門或云衝破市邑
或云河口決千百步闊或云水頭高三四丈餘道路
隔絕田苗蕩盡是則大川小水皆出爲災遠方近畿

無不被害此陛下所以警

一作驚

懼莫大之變隱惻至

仁之心廣爲諮詢冀以消復竊以天人之際影響不
差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災亦未有已出而無應之變
其變旣大則其憂亦深臣愚謂非小小有爲可以塞
此大異也必當思宗廟社稷之重察安危禍福之機
追已往之闕失防未萌之患害如此等事不過一二
而已自古人君必有儲副一作嗣所以承宗社之重
而不可闕者也陛下臨御二十餘年而儲嗣未立此
久闕之典也近聞臣寮多以此事爲言大臣亦嘗進
議陛下聖意久而未決而庸臣愚士知小忠而不知

大體者因以爲異事遂生嫌疑之論此不思之甚也
且自古帝王有子至三二十人者甚多材高年長羅
列於朝者亦衆然其爲君父者莫不皆享無窮之安
豈有所嫌而斥其子耶若陛下鄂王豫王皆在至今
則儲宮之建久矣世之庸人偶見陛下久無皇子忽
聞此議遂以云云爾且禮曰一有元良萬國以正蓋
謂定天下之根本上承宗廟之重亦所以絕臣下之
邪謀自古儲嗣所以安人主也若果如庸人嫌疑之
論則是常無儲嗣則人主安有儲嗣則人主危此臣
所謂不思之甚也臣又見自古帝王建立儲嗣旣以

承宗廟之重又以爲國家美慶之事故每立太子則
不敢專享其美必大赦天下凡爲人父後者皆被恩
澤所以與天下同其慶喜然則非惡事也漢文帝初
即位之明年群臣再三請立太子文帝再三謙讓而
後從之當時群臣不自疑而敢請漢文帝亦不疑其
臣有二心者臣主之情通故也五代之主或出武人
或出夷狄如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群臣莫敢
正言有何澤者嘗上書乞立太子明宗大怒謂其子
從榮曰群臣欲以汝爲太子我將歸老於河東由是
臣下更不敢言然而一有漢字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

久爲漢太宗是則何害其爲明主也後唐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從榮後以舉兵窺覬陷于大禍後唐遂亂此前世之事也况聞臣寮所請但欲擇宗室爲皇子爾未即以爲儲貳也伏惟陛下仁聖聰明洞鑒今古必謂此事國家大計當重慎而不可輕發所以遲之耳非惡人言而不欲爲也然朝廷大議中外已聞不宜久而不決昨自春首以來陛下服藥于內無一大臣早夜不敢歸家飲食醫藥十字無侍于左右如人子之侍父自古君臣未有若此之親者也下至群臣士庶婦女嬰孩晝夜禱祈填咽道路發於至誠不

可禁止以此見臣民盡忠蒙陛下之德原愛陛下之意深故爲陛下之慮遠也今之所請天下臣民所以爲愛君計也陛下何疑而不從乎中外之臣旣喜陛下聖躬康復又欲見皇子出入宮中朝夕問安侍膳于左右然後文武群臣奉表章爲陛下賀辭人墨客稱述本支之盛爲陛下歌之頌之豈不美哉伏願一作陛下出於聖斷擇宗室之賢者依古禮文且以爲子未用立爲儲副也旣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俟皇子之生臣又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遂掌樞密始初議者已爲不可今三四年間外雖未見過失而

不幸有得軍情之名且武臣掌國機密而得軍情豈是國家之利臣前有封奏其說甚詳具述青未是竒材但於今世將率中稍可稱耳雖其心不爲惡不幸爲軍士所喜深恐因此陷青以禍而爲國家生事欲乞且罷青樞務任以一州旣以保全青亦爲國家消未萌之患蓋緣軍中士卒及閭巷人民以至士大夫間未有不以此事爲言者惟陛下未知之爾臣之前奏乞留中而出自聖斷若陛下猶以臣言爲疑乞出臣前奏使執政大臣公議此二者當今之急務也凡所謂五行災異之學臣雖不深知然其大意可推而

見也五行傳曰簡宗廟則爲水災陛下嚴奉祭祀可謂至矣惟未立儲貳易曰主器莫若長子殆此之警戒乎至於水者陰也兵亦陰也武臣亦陰也此推類而易見者天之譴告苟不虛發惟陛下深思而早決庶幾可以消弭災患而轉爲福應也臣伏覩一作讀書曰悉心以陳無有所諱故臣敢及之若其他時政之失必有群臣應詔惟陛下言者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臣昧死再拜

再論水災狀 同前

右臣伏覩近降手詔以水災爲變上軫聖憂旣一人

形罪已之言宜百辟無違安之意而應詔言事者猶少亦未聞有所施行豈言者不足採歟將遂無人言也豈有言不能用歟然則上有詔而下不言下有言而上不用皆空言也臣聞語曰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臣近有實封應詔竊謂水入國門大臣奔走滄沒社稷破壞都城此天地之大變也恐非小有所爲可以消弭因爲陛下陳一二大計而言狂計愚不足以感動聽覽臣日夜思惟方今之弊紀綱之壞非一日政事之失非一端水災至大天譴至深亦非一事之所致災譴如此而禍患所應于後者又

非一言而可測是則已往而當救之弊甚衆未來而可憂之患無涯亦非獨責一二大臣所能取濟况自古天下之治必與衆賢共之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書載堯舜之朝一時同列者夔龍稷契之徒二十餘人此特其大者爾其百工在位莫不皆賢也今欲救大弊弭大患如臣前所陳一二大計旣未果爲而又不思衆賢以濟庶務則天變何以塞人事何以修故臣復敢進用賢之說也臣材識愚暗不能知人然衆人所知者臣亦知之伏見龍圖閣直學士知池州包拯清節美行著自貧賤讜言正論聞于朝廷自

列侍從良多補益方今天災人事非賢罔乂之時拯
以小故棄之遐遠此議者之所惜也祠部員外郎直
史館知襄州張環靜默端直外柔內剛學問通達似
不能言者至其見義必爲可謂仁者之勇此朝廷之
臣非州郡之才也祠部員外郎崇文院檢討呂公著
故相夷簡之子清靜寡欲生長富貴而淡於榮利識
慮深遠文學優長皆可過人而喜自晦默此左右顧
問之臣也太常博士群牧判官王安石學問文章知
名當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論議通明兼有時才之
用所謂無施不可者凡此四臣者難得之士也拯以

小過棄之其三人者進退與衆人無異此皆爲世所
知者猶如此臣故知天下之廣賢材淪沒於無聞者
不少也此四臣者名迹已著伏乞更廣詢採亟加進
擢置之左右必有裨補凡臣所言者乃願陛下聽其
言用其才以濟時艱爾非爲其人私計也若量霑恩
澤稍陞差遣之類適足以爲其人累耳亦非臣薦賢
報國之本心也臣伏見近年變異非止水災譴告丁
寧無所不有董仲舒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
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恠異以警懼之
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斯言極矣伏惟陛下切詔大

臣深圖治亂廣引賢俊與共謀議未有衆賢並進而天下不治者此亦救災弭患一端之大者臣又竊見京東京西皆有大水並當存卹而獨河北遣使安撫兩路遂不差人或云就委轉運使此則但虛爲行遣爾兩路運司只見河北遣使便認朝廷之意有所重輕以謂不遣使路分非朝廷憂恤之意者兼又放稅賑救皆耗運司錢一作物於彼不便兼又運使未必皆得人其才未必能救災卹患又其一司自有常行職事亦豈能專意撫綏故臣以爲虛作行遣爾伏乞各差一使於此兩路安撫雖未能大段有物賑濟至

於興利除害臨時措置更易官吏詢求疾苦事既專一必有所得與就委運司其利百倍也又聞兩浙大旱赤地千里國家運米仰在東南今年災傷若不賑濟則來年不惟民饑國家之物亦自闕供此不可不留心也竊聞三司今歲京師糧米已有二年備準外猶有三百五十萬餘未漕之物今年東南旣旱則來年少納上供此未漕之米誠不可不惜然少輟以濟急時亦未有所闕欲下三司勘會若實如臣所聞則乞量輟五七十萬石物與兩浙一路今及時賑救一十三州只作借貸它時米熟不妨還官然所利甚博

也此非弭災之術亦救災之一端也臣愚狂妄伏望
聖慈特賜裁擇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水入太社劄子同前

臣所領太常寺累得郊社勾當人狀申爲兩水滄浸
太社太稷壇四面及屋宇牆壁摧塌乞行修整尋
字曾具狀申奏及累牒三司至今未見有人興功整
緝但聞行路之人咨嗟傳說言國家社稷之壇損壞
如此臣遂躬親往詣太社及齋宮裏外覲當見二壇
浸在水中四神門及闕庭齋宮屋宇並各倒側摧圯
并自來所植樹木亦有僵仆與瓦石土木縱橫狼籍

於水中四方並無墻垣行路之人往來皆見竊以宗
廟社稷禮貴尊嚴今四面並無遮映使巷陌人馬往
來褻瀆如此而又積水圍浸瓦木土石狼籍其中臣
初到彼旁側居民見臣來覲當亦有對臣咨嗟者又
見有數人兵士在彼岸水間得只有二十三人仍是
今日纔方差到既無家事岸水又無官員監督社稷
之重豈宜如此竊以水入社稷咎罰豈輕陛下仁聖
寬慈未有過失天之譴告必有所因伏乞特諭執政
之臣退省已失之事各思警懼速務修完仍較量事
體輕重後先以社稷爲國家大事不與軍營倉卒一

例行遣乞專差大臣一員充修太社太稷使并差幹
事諸司使及使臣一兩員監役及差兵匠併力先且
决洩岸出積水築起四面垣墻不使路人車馬往來
褻瀆然後整緝諸屋舍等以稱陛下尊嚴社稷上畏
天戒之意臣以職事不敢不言取進止

差知禮院王
起三司判官

王繹監
修提舉

乞添上殿班劄子

嘉祐元年十月

臣伏見陛下自今春服藥已來群臣無得進見今聖
體康裕日御前後殿視朝决事中外臣庶無不感悅
然侍從臺諫省府臣寮皆未曾

一作能

得上殿奏事今

雖邊鄙寧靜時歲豐稔民無疾癘盜賊不作天下庶
務粗循常規皆不足上煩聖慮陛下可以游心清閑
願養聖體然侍從臺諫省府臣寮皆是陛下朝夕左
右論思獻納委任之臣豈可曠隔時月不得進見於
前不惟亦有天下大務理當論述者至於臣子之於
君父動經年

一作半

歲不得進對豈能自安

一有今欲
臣字

望聖慈每遇前後殿坐日中書樞密院退後如審官
三班銓司不引人則許臣寮一班上殿假以頃刻進
瞻天威不勝臣子區區之願也如允臣所請乞下閣
門施行仍約束上殿臣寮不得將干求恩澤訴理功

過及細碎閑慢等事上煩聖聰或乞約定上殿時刻
所貴不煩久坐伏候勅旨其後上殿

論賈昌朝除樞密使劄子

一作論某人交結宦官狀嘉祐元年

十一月十一

臣伏見

一作觀

近降制書除賈昌朝為樞密使旬日以

來中外人情莫不疑懼縉紳公議

一作論

漸以沸騰蓋

緣

一作由

昌朝稟性回邪執心傾險頗知經術能文

緣

一作善

飾姦言好為陰謀以陷害良士小人朋附者

眾皆樂為其用前在相位一作政事累害善人所以聞其

再來望風恐畏

一作畏恐

陛下聰明仁聖勤儉憂勞每於

用人尤當審慎然而自古毀譽之言未嘗不並進於

前而聽察

一作納

之際人主之所難也臣以謂能知聽

察之要則不失之矣何謂其要在先察毀譽之人

若所譽者君子所毀者小人則不害其進用矣若

君子非之小人譽之則可知其人不可用矣

一作小人譽之

君子非之則其人可知其不可用矣

今有毅然立於朝危言讜

一作論

不阿人主不附權臣其直節忠誠為中外素所稱信

者君子也如此等人

一字無

皆以昌朝為非矣宦官宮

女左右使令之人徃徃小人也如此等人

一字無皆以

昌朝為是矣陛下察此則昌朝為人可知矣今陛下

之用昌朝與執政大臣謀而用之乎與立朝忠正之

士一作謀而用之乎與左右近習之臣一作與宦官左右之人

謀而用之乎或不謀於臣下斷自聖心而用之乎昨

聞昌朝陰結宦豎構造事端謀動大臣以圖進用若

陛下與執政大臣謀之則大臣勢在一作嫌疑必難

啓口若立朝忠正之士則無不以為非矣其稱譽昌

朝一作其以為可用者不過宦官左右之人爾陛下

用昌朝為天下而用之乎為左右之人而用之乎臣

伏思一作陛下必不為左右之人而用之也然左右

之人謂之近習朝夕出入進見無時其所讒諛能使

人主不覺其漸昌朝善結宦官人人喜為稱譽朝一

人進一言暮一人進一說無不稱昌朝之善者一有使字

陛下視聽漸熟遂簡在于聖心及將用之時則不必

與謀一有議字也蓋稱薦有漸久已熟于聖聰三字一作矣

是則陛下雖斷自聖心不謀臣下一作於人而用之亦左

右之人積漸稱譽之力也陛下常患近歲以來二字無

大臣體輕連為言事者彈擊蓋由用非其人不叶物

議而然也今昌朝身為大臣見事不能公論乃結交

中貴因內降以起獄一有訟字以此規圖進用竊一作聞

臺諫方欲論列其過惡而忽有此命命字一作是以中

臺諫方欲論列其過惡而忽有此命命字一作是以中

臺諫方欲論列其過惡而忽有此命命字一作是以中

外疑懼物論喧沸一作騰也今昌朝未來議論外議一作已

如此則使其在位一作若使居其位必不免言事者上煩聖

聽若不爾則昌朝得遂一作遂得其志傾害善人壞亂朝

政一作事體必為國家生事臣愚欲望聖慈一作願聖聰抑左

右陰薦之言採縉紳公正一作譏之論一作訴早一作速罷

昌朝遠其舊鎮一作任則天下幸甚臣官為學士職號

論思見聖心求治甚勞而一旦用人偶失而外廷物

議如此既有見聞合思裨補取進止

舉留胡瑗管勾太學狀同前

右臣伏見新除國子監直講胡瑗充天章閣侍講有

以見聖恩獎崇儒學褒勸經術之臣也然臣等竊見

國家自置太學十數年間生徒日盛常至三四百人

自瑗管勾太學以來諸生服其德行遵守規矩日聞

講誦進德修業昨來國學開封府并鑠廳進士得解

人中四字一作內三百餘人是瑗一作皆所教然則學業

有成非止生徒之幸庠序之盛亦自一無自字是朝廷有

之美事今瑗既升講筵遂去太學竊恐生徒無依漸

以分散竊以學校之制自昔難興惟唐太宗時生員

最多史冊書之以為盛美其後庠序廢壞至于今日

始復興起若一旦分散誠為可惜也一作誠可惜矣臣等欲

望聖慈特令胡瑗同勾當國子監或專一作或兼管勾太學所貴生徒不至分散伏候勅旨

薦布衣蘇洵狀 嘉祐五年

右臣猥以庸虛叨塵侍從無所裨補常媿心顏竊慕古人薦賢推善之意以謂為時得士亦報國之一端往時自國家下詔書戒時文諷勵學者以近古蓋自天聖迄今二十餘年通經學古履忠守道之士所得不可勝數而四海之廣不能無山巖草野之遺其自重者既伏而不出故朝廷亦莫得而聞此乃如臣等輩所宜求而上達也伏見眉州布衣蘇洵履行淳一作

純固性識明達亦嘗一舉有司不中遂退而力學其論議精於物理而善識變權文章不為空言而期於有用其所撰權書衡論機策二十篇辭辯閑偉博於古而宜於今實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其人文行久為鄉閭所稱而守道安貧不營仕進苟無薦引則遂棄於聖時其所撰書二十篇臣謹隨狀上進伏望聖慈下兩制看詳如有可採乞賜甄錄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舉梅堯臣充直講狀 嘉祐元年

右臣等忝列通班無裨聖治知士不薦咎在蔽賢伏

見太常博士梅堯臣性純淳一作行方樂道守節辭學
優贍經術通明長於歌詩得風雅之正雖知名當時
而不能自達竊見國學直講見闕二員堯臣年資皆
應選格欲望依孫復例以補直講之員必能論述經
言教導學者使與國子諸生歌詠聖化于庠序以副
朝廷育才之美如後不如舉狀臣等並其同罪

舉布衣陳烈充學官劄子

嘉祐元年

臣伏見國家崇建學校近年以來太學生徒常至三
四百人此朝廷盛美之事數百年來未嘗有也然而
教導之方必慎其選其進德修業必有篤行君子可

以不言而化者使居其間以爲學者師法庶幾內脩
其實不止聚徒之多爲虛名之美也伏見福州處士
陳烈清節茂行著自少時晚而益勤久而愈信非惟
一方學者之所師蓋天下之士皆推尊其道德謂宜
以禮致之朝廷必有裨補近聞命以官秩使教學於
鄉里其禮甚薄未足以稱勵賢旌德之舉臣今乞以
博士之職召致太學雖未能盡其材亦足以副天下
學者之所欲而成一作朝廷崇賢勸學之實取進止

再乞召陳烈劄子

嘉祐二年

臣嘗奏舉福州處士陳烈有道德可爲博士處之太

學竊聞朝廷命以官秩俾之講說而烈辭讓不起臣亦嘗知烈之爲人其學行高古然非矯激之士一有也字其所蘊蓄亦欲有所施爲况聖恩優異褒賁所及足以勸天下之爲善者在烈不宜辭避然其進退之際亦有所難盖朝廷前命以本州教授彼方辭讓而遽有國學之召義不得不辭然自古國家樂賢好士未始不如此在下者逡巡而避讓在上者勤勤而不已以勵難進之節而天下靡然識上有好賢不倦之心上下相成以勸風俗臣謂朝廷宜再加優命致烈必來則於其一作其於進退之深已足以勉勵媮薄臣今欲

乞未命以官但且召至京師彼必無名辭避俟其既至徐可推恩况今胡瑗疾病方乞致仕學校之職不可闕人能繼瑗者非烈不可欲乞早賜指揮取進止

薦王安石呂公著劄子 至和中

臣伏見陛下仁聖聰明優容諫諍雖有狂直之士犯顏色而觸忌諱者未嘗不終始保全徃徃亟加擢用此自古明君賢主一作聖主之所難也然而用言既難獻言者亦不爲易論小事者既可鄙而不足爲陳大計者又似迂而無速效欲微諷則未能感動將直陳則先忤貴權而旁有群言奪於衆力所陳多未施設其

人遽已改遷致陛下有聽言之勤而未見用言之效
頗疑言事之職但爲速進之階蓋緣臺諫之官資望
已峻少加進擢便履清華而臣下有厭人言者因此
亦得進說直云此輩務要官職所以多言使後來者
其言益輕而人主無由取信辜陛下納諫之意違陛
下賞諫之心臣以謂欲救其失惟宜擇沉默端正守
節難進之臣置之諫署則既無干進之疑庶或其言
可信伏見殿中丞王安石德行文學爲衆所推守道
安貧剛而不屈司封員外郎呂公著是夷簡之子器
識深遠沉靜寡言富貴不染其心利害不移其守安

石久更吏事兼有時才曾召試館職固辭不就公著
性樂閑退淡於世事然所謂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者
也往年陛下上遵先帝之制增置臺諫官四員已而
中廢復止兩員今諫官尚有虛位伏乞用此兩人補
足四員之數必能規正朝廷之得失裨益陛下之聰
明臣叨被恩榮未知報效苟有所見不敢不言取進
止乞留中
遂不出

薦張立之狀

臣伏見朝廷之議常患方今士人名節不立民俗禮
義不修所以取士多濫而浮僞難明愚民無知而冒

犯者衆蓋由設教不篤而獎善無方也伏見徐州進士同三禮出身見守選人張立之能事父母有至孝之行著聞鄉里本州百姓僧道列狀稱薦前後長史累次保明安撫臣寮亦曾論奏至今未蒙朝廷甄擢其人母年八十無祿以養銓司近制於選人祇許入邊遠官立之家居則患祿不逮親欲就遠官則難於扶持有至孝之行而進退失所有累薦之美而褒勸不及於立之養親之志所希至少於朝廷獎善之道所施至多伏望聖慈特下銓司採閱本人行止及前後論薦迹狀與一本州合入官所貴旌一士之行勸

一鄉之人伏以古今致理先於孝子勸賞最勤今孝悌之科久廢不舉旌表之禮久闕不行欲乞今後應有孝行著聞累被薦舉者與一本州官令自化其鄉里仍乞著爲永式其張立之如臣所奏乞送銓司施行

奏議卷第十四

論水災疏不幸

不字上一有而字

舉陳希烈充學官劄子今乞以

一作今乞命以

奏議卷第十五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十一

翰苑

條約舉人懷挾文字劄子

嘉祐二年正月知貢舉

臣伏見國家自興建學校以來天下學者日盛務通經術多作古文其辭藝可稱履行修飭者不可勝數然累次科場人數倍多於往歲事既太盛弊亦隨生竊聞近年舉人公然懷挾文字皆是小紙細書抄節甚備每寫一本筆工獲錢三二十千亦有十數人共歛錢一一作三二百千雇倩一人虛作舉人名目依例

下家狀入科場只令懷挾文字入至試院其程試則
它人代作事不敗則賴其懷挾共一作互相傳授事敗
則不過扶出一人既本非應舉之人雖敗別無刑責
而坐獲厚利竊以國家取士務得實材今若浮偽之
人容其濫進則使負辛勤蘊實學者無以自別且自
來科場務存事體所以優加禮遇用待賢能今浮薄
之徒不知朝廷崇獎之意自爲姦偽以至於此甚可
歎也謂一作惟宜峻立科條明加約束使浮薄姦偽之
徒不容於其間則實有學行之人得被選進然後士
子無濫舉朝廷得實才臣今欲乞增定貢院新制寬

監門之責重巡鋪之賞蓋以入門之時一一搜檢則
慮成擁滯故臣乞自舉人入院後嚴加巡察多差內
臣及清幹京朝官巡鋪每獲懷挾者許與理爲勞績
或免遠官或指射差遣其監門官與免透漏之責若
搜檢覺察得人數多者令知舉官聞奏取旨重加酬
獎其巡鋪官除只得巡察懷挾及傳授文義外不得
非禮侮慢舉人庶存事體且朝廷待士甚厚而小人
自爲浮薄不可不行禁止以革弊源一作厚弊如允臣所
奏乞立定巡鋪官員賞格及懷挾人責罰刑名添入貢
院新定條制仍榜南省門及下進奏院頒告天下所

貴先明條約然後必行取進止

論保明

一無明字

舉人行實

一作止

劄子

同前

臣伏覩近降勅命更定科場條制內一節令本縣令佐知州通判保明舉人行實委無玷缺若因事彰露只罪令佐知州通判所斷刑名並用舊制雖去官經恩不得原減者伏緣舊制刑名甚重今來去官經恩不得原減則官吏所責不輕而玷缺之累中人所不能免小過微累皆為玷缺難以必用深刑責官吏保其所不能盡知者若謂止坐大事則又無明文竊慮後有犯者難用必行之法臣今欲乞指定舉人玷缺

事狀如事親不孝行止踰濫冒哀匿服曾犯刑責及雖有蔭贖而情理重者以上事節苟犯其一並不得收試如違必一作並用舊制刑名所貴事簡而易遵法嚴而必用如允臣所請乞下禮部貢院施行今取進止

論契丹求御容劄子

嘉祐二年

臣伏見契丹所遣汎使專為御容而來中外之議皆謂前歲既已許之於理不可中止失於不早踐言至彼非時遣使及朝夕以來傳聞頗異或云大臣共議欲遂拒而不與若然則臣恐釁隙之端自此而始禍

患之起未易遽言大凡爲國謀事者必先明信義重
曲直酌人情量事勢四者皆得然後可以不疑苟一
有未然尚恐敗事况四者俱失豈可不思契丹與中
國通盟久矣而嚮來宗真特於信好自表慇懃別有
家書繼以畫像聖朝納其來意許以報之而乃遷延
至今遂欲食言而中輟是則彼以推誠結我我以不
信待之失信傷義甚非中國待夷狄之術而又其曲
在我使彼易以爲辭自南北通和以來信問往復之
際每於報答常從優厚假借既久其心已驕况此畫
像之來特表慇懃之意是則於平常之禮厚報以驕

之慇懃之來則不報以沮

一作沮
下同

之沮之彼必怒不

報彼必恥懷恥畜怒何所不爲此人之常情也許其
父不許其子厚薄之際此亦人情之難處也臣竊見
契丹來書初無寒温候問之言直以踐言孤約爲說
其意在於必得若此時被沮勢必更來事既再三豈
能堅執若待其失於遜順已成釁隙然後與之則重
爲中國之辱又使夷狄謂中國難以恩意交惟可以
勢力脅因之引惹別有它求則爲後患何可涯哉今
虜主雖弱而中國邊備未完廟謀未勝未可生事而
欲執我曲彼直之議以起戎而結禍夫察彼事勢必

不能中止量我事勢又未能必沮之臣故曰四者俱
失也臣又聞虜使入境之日地震星殞變異非常先
事深防猶恐不及失計招禍豈可自爲臣願聖慈出
於獨斷勿沮其善意無失我信言臣今欲乞回諭虜
中告以如約直候今冬因遣常使時與之則於事體
稍便伏乞速下兩府商議上繫國家利害臣不敢不
言今取進止

論選皇子疏

一作書

嘉祐二年

八月日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充
史館修撰刊修唐書判大常寺兼禮儀事上輕車都

尉賜紫金魚袋臣歐陽棻謹昧死再拜上書于體天
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臣聞言天下之
難言者不敢冀必然之聽知未必聽而不可不言者
所以盡爲忠之心况臣遭遇聖明容納諫諍言之未
必不聽其可默而不言臣伏見自去歲以來群臣多
言皇嗣之事臣亦嘗因災異竊有奏陳雖聖度包容
不加誅戮而愚誠懇至天聽未回臣實不勝愛君之
心日夜區區未嘗忘此思欲再陳狂瞽而未知所以
爲言今者伏見兗國公主近已出降臣因竊思人之
常道莫親於父子之親人之常情亦莫樂於父子之

樂雖在聖哲異於凡倫其爲天性於理則一陛下嚮
雖未有皇嗣而尚有公主之愛上慰聖顏今旣出降
漸踈左右則陛下萬機之暇處深宮之中誰可與語
言誰可承顏色臣愚以謂宜因此時出自聖意於宗
室之中選材賢可喜者錄以爲皇子使其出入左右
問安侍膳亦足以慰悅聖情臣考於書史竊見自古
帝王雖曰至尊未嘗獨處也其出而居外也不止百
司公見奏事而已必有儒臣學士講論於閑宴又有
左右侍從顧問語言其入而居內也不止宦官宮妾
在於左右而已其平居燕寢也則有太子問安侍膳

於朝夕其優游宴樂也多與宗室子弟懽然相接如
家人計其一日之中未嘗一時獨處也今陛下日御
前後殿百司奏事者徃徃仰瞻天顏而退其甚幸者
得承一二言之德音君臣之情不通上下之意不接
其餘在廷之臣儒學侍從之列未聞一人從容親近
於左右入而居內則至於問安侍膳亦闕於朝夕是
則陛下富有四海之廣躬享萬乘之尊居外則無一
人可親居內則無一人得親此臣所以區區而欲言
也伏况陛下荷祖宗之業承宗廟社稷之重皇子未
降儲位久虛群臣屢言大議未決臣前所奏陳以謂

未必立爲儲貳而且養爲子旣可以徐察其賢否亦
可以待皇子之降生於今爲之亦其時也臣言狂計
愚伏俟斧鉞臣昧死再拜

乞寫祕閣書令館職校讎劄子

嘉祐二年九月兼判祕閣

祕書省

臣近準勅兼判祕閣檢會先準皇祐元年七月十一
日中書劄子節文奉聖旨祕閣有闕者書名件用崇
文總目逐旋補寫依例酬校了以黃絹裝褫正副二
本收附準備御覽內中取索一作借本閣尋具畫一合
行事件聞奏蒙依所奏施行當時雖有此行遣尋值

抄寫觀文殿書權住至今伏見館閣校讎之官員數
甚多除係省府南曹外其餘主判閑局及別無主判
者並各無書校對旣無職事因此多不入館伏以館
閣國家優養賢材之地自祖宗以來號爲清職今館
宇間然塵埃滿席有同廢局甚可嘆嗟臣今欲乞檢
會先準皇祐元年七月十一日所降指揮及一宗行
遣次第許從本閣選請在院館職官員先將祕閣書
目與崇文總目點對內有見闕書籍即於三館取索
先校定然後抄寫成書仍差初校覆校官刊正裝褫
其合行事件已有畫一起請依奏指揮亦乞檢會施

行惟元乞公用錢乞更不支破其抄寫楷書候見得
闕書數目將見在楷書人數酌量多少如一作照闕人
即別具擘畫聞奏今取進止

乞定兩制員數劄子 嘉祐三年

臣竊以學士待制號為侍從之臣所以承宴閒備顧問
問以論思獻納為職自祖宗以來尤精其擇一作尤
苟非清德美行藹然眾譽高文博學獨出一時則不
得與其選是以選用至艱員數至少官以難得為貴
人以得職為榮縉紳之望既隆則朝廷之體增重其
後用人頗易員數漸多往時學士待制至六七十員

近年以來稍慎除拜即今猶及四十餘員臣以謂愛

惜名器不輕授人朝廷既已知之矣而為國家一無矣而

家三計者宜於此時一作亦創立經制今惟翰林學

士中書舍人知制誥各有定員其餘學士待制未有

定員一作數臣今欲乞檢詳前史及國朝故事自觀文

殿大學士至待制並各立定員數遇有員闕則精擇

賢材以克其選苟無其人尚可虛位以待如允臣所

請乞賜詳議施行取進止

論編學士院制詔劄子 嘉祐三年

臣伏見國家承五代之餘建萬世之業誅滅僭亂懷

來四夷封祀天地制作禮樂至於大臣進退政令改更學士所作文書皆繫朝廷大事示於後世則爲王者之訓謨藏之有司乃是本朝之故實自明道以前文書草稟尚有編錄景祐以後漸成散失臣曾試令類聚收拾補綴十已失其五六使聖宋之盛文章詔令廢失湮淪緩急無有質疑有司無所檢證蓋由從前雖有編錄亦無類例卷第只是本院書吏私自抄寫所以易爲廢失臣今欲乞將國朝以來學士所撰文書各以門類依其年次編成卷帙彌爲學士院草錄有不足者更加求訪補足之仍乞差本院學士從下兩員專切管勾自今已後接續編聯如本行人吏不盡時編錄致有漏落許令本院舉察理爲過犯此臣本院常事也所以上煩聖聽者蓋以近歲以來百司綱紀相承廢壞事有曾經奏聞及有聖旨指揮者僅能遵守若只是本司臨時處置其主判之官纔罷去則其事尋亦廢停所以臣欲乞朝廷特降指揮所貴久遠遵行不敢廢失今取進止

請今後乞內降人加本罪二等劄子

嘉祐三年

臣伏見諫官陳旭起請僥求內降之人委二府劾奏干請者之罪蒙朝廷依奏施行尋聞李璋因內降責

罰自後罕聞敢求內降以希恩賞者以此見至公之朝必信之法可以令行而禁止也然旭所請只爲恩賞之一端而小人僥求無所不至臣自權知開封府未及兩月之間十次承準內降或爲府司後行或爲宮院姨媼或爲內官及干繫人吏等本府每具執奏至于再三而干求者一無三字內降不已至於婢妾賤人犯姦濫等事亦敢上煩聖聽以求私庇宦豎小臣自圖免過反彰聖君曲法之私雖有司執奏終許公行然小人干求未有約束止絕臣今一無此字欲乞今後應有因事敢干求內降者依舊許本府執奏外更乞根究因緣干求之人奏攝下府勘劾重行責罰如本人自行干請者亦乞一就勘鞫加元犯本罪二等斷遣其情理稍深及干求不已者亦許本府一面牒報御史臺彈糾勘劾施行所貴止絕小人干亂公朝敗紊綱紀今取進止

論梁舉直事封回內降劄子

嘉祐二年

臣勘會本府見勘內臣梁舉直公事兩曾執奏三準內降特與放罪臣伏見近年權倖之臣多是公然作過不畏憲法恃干求內降紊亂紀綱所以前後臣寮累具論述陛下特降明詔許承受官司執奏不得施

行布告天下著爲信令今梁舉直累煩睿聽干求不
已本府遵依前後詔勅再具執奏未許公行伏以曲
庇小臣撓屈國法自前世帝王苟有如此等事史冊
書之以著人君之過失今梁舉直不欲受過於其身
寧彰陛下之過於中外舉直此罪重於元犯之罪今
縱未能法外重行以戒小人干求內降者其元犯本
罪豈可曲恕舉直苟爲愛身之計不思愛君之心乃
是小人全無知識爾如臣忝被恩寵列於侍御職在
獻納合思裨補豈可阿意順旨爲陛下曲法庇縱小
臣以彰聖君之失其內降臣更不敢下司謹具狀繳

連進納今取進止

論郭皇后影殿劄子 嘉祐三年

臣所領大常禮院得御藥院公文稱奉聖旨送畫到
景靈宮廣孝殿後修蓋郭皇后影殿圖子一本赴太
常禮院詳定者其圖子已別具狀繳奏訖臣伏見近
年京師土木之功糜耗國用其弊特深原其本因只
爲差內臣監修利於偷竊官物及訖功之後僥求恩
賞以故多起事端務廣興作其甚則託以祖宗神御
張皇事勢近年以來如此興造略無虛歲伏以景靈
宮建自先朝以尊奉聖祖陛下又建真宗皇帝章懿

太后神御殿於其間天下之人皆知陛下奉先廣孝之意然則此宮乃陛下奉天奉親之所今乃欲以後宮已廢未一作追復之后建殿與先帝太后並列瀆神違禮莫此之甚臣竊謂此事必不出於聖意皆小人私於興作有所僥求爾蓋自前世帝王於宗廟之外別爲廟享以追奉祖宗者則有之未聞有自追奉其妃后者也蓋小人不識事體但苟一時之利不思虧損聖德伏乞特賜寢罷以全典禮今取進止

論孟陽河開掘墳墓劄子

嘉祐四年春

臣勘會府界荆開孟陽新河相次據祥符縣人戶經

府披訴稱被人夫開掘墳墓斫伐桑棗拆拽舍屋等事尋差兵曹參軍張稚圭往彼檢視得已開河道六里有餘計三料開掘却村民墳墓八十二所大墓園三所草瓦屋七十七間其未開三料猶有墳墓二十五所舍屋四十七間桑五百餘株田土八十段臣因體問得村民所掘墳墓屍首骨殖布在新河兩岸子孫骨肉環坐守之仰天號慟屍骨暴露並無所歸其甚貧一作貧甚者用火燒焚向空撒棄其庄宅屋宇累世安居旦夕毀拆全家露坐寃痛之聲聞於遠近方此春月朝廷務行仁政之時橫屍暴骨殃及幽明可爲

憫傷可爲驚駭兼體問得所開新河有害無利其萬
勝斗門及陽武橋斗門兩處減水盡入白溝河所以
年年決溢今又剗開新河亦入白溝是則三道減水
盡聚一河將來決溢可知兼今所開新河深六尺至
七尺白溝河只深四尺至五尺下源高仰水勢難行
臣今欲乞權住夫役三兩日差朝臣一員計會都水
監開封府各差官一員同行相度苟如臣所說不虛
未開三料乞更不開掘却移夫役修整舊河其元獻
利見開河之人本爲自圖功賞及從初檢計壕寨官
吏蒙昧朝廷不言有墳墓宅舍桑棗在所開地內情
理難恕欲乞下開封府取勘一作會其獻利之人與壕
寨等並行決配官員悉與停廢所貴少謝枯骨兼慰
生人今取進止

乞罷上元放燈劄子

嘉祐四年

臣伏以三元放燈不出典禮蓋因前世習俗所傳陛

下二字一作俯徇衆心欲同民樂勉出臨幸非爲嬉游

若乃時歲豐和一作時人物康富以爲樂事亦是人

情今自立春以來陰寒雨雪小民失業坊市寂寥寒

凍之人死損不少薪炭食物其價增倍民憂凍饑何

暇遨遊臣本府日閱公事內有投井投河不死之人

皆稱因為貧寒自求死所今日有一婦人凍死其夫
尋亦自縊竊惟里巷之中失所之人何可勝數昨日
聖恩差官俵錢正為如此目下陰雪未解假使便得
清明坊市不免泥淖聖駕所歷衝冒風寒况方以日
蝕之災一字無避殿減膳聖心憂畏中外所知欲乞特
罷放燈所有常年酌獻之禮若至日未得清明一作和
亦乞差大臣攝事所是見今供擬遊幸及修道路寒
凍兵士並乞放罷庶幾上副陛下畏天憂民之心今
取進止

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

嘉祐四年三月

臣聞治天下者在知用人之一作在知先後而已用人
之法各有所宜軍旅之士先材能朝廷之士先名節
軍旅主成功惟恐其不趨賞而爭利其先材能而後
名節者亦勢使之然也朝廷主教化風俗之薄厚治
道之汙隆在乎用人而教化之於下也不能家至而
諄諄諭之故常務尊名節之士以風動天下而聳勵
其媮薄夫所謂名節之士者知廉耻修禮讓不利於
苟得不牽於苟隨而惟義之所處白刃之威有所不
避折枝之易有所不為而惟義之所守其立於朝廷
進退舉止皆可以為天下法也其人至難得也至可

重也故其一無為士者常一作當貴名節以自此字

重其身而君人者亦常全名節以養成善士伏見陛

下近除前御史中丞包拯為三司使命下之日中外

一作喧然以謂朝廷貪拯之材而不為拯惜名節然

猶冀拯能執節守義堅讓以避嫌疑而為朝廷惜事

體數日之間遽聞拯已受命是可惜也亦可嗟也拯

性好剛天姿峭直然素少學問朝廷事體或有不思

至如逐其人而代其位雖初無是心然見得不能思

義此皆不足恠若乃嫌疑之迹常人皆知可避而拯

豈獨不思哉昨聞拯在臺日常自至中書詎責宰相

指陳前三司使張方平過失怒宰相不早罷之既而

臺中寮屬相繼論列方平由此罷去而以宋祁代之

又聞拯亦曾彈奏宋祁過失自其命出臺中寮屬又

交章力言而祁亦因此而罷而拯遂代其任此所謂

蹊田奪牛豈得無過而整冠納履當避可疑者也如

拯材能資望雖別加進用人豈為嫌一作其不可為

者惟三司使爾非惟自涉嫌疑其於朝廷所損不細

臣請原其本末而言之國家自數十年來士君子務

以恭謹靜慎為賢及其弊也循默苟且一作惰寬

弛習成風俗不以為非至於百職不修紀綱廢壞時

志成

方無事固未覺其害也一旦黠虜犯邊兵出無功而財用空虛公私困弊盜賊並起天下騷然陛下奮然四字一作天子感悟思革其弊進用三數大臣銳意於更張矣於此之時始增置諫官之員以寵用言事之臣俾之舉職由是修紀綱而繩廢壞遂欲分別賢不肖進退材不材而久弊之俗驟見而駭因共指言事者而非之或以謂好訐陰私或以爲公相傾陷或謂沽激名譽或謂自圖取進群言百端幾惑上聽上賴陛下至聖二字無至明察見諸臣本以此一字無忘身徇國非爲已利讒間不入遂荷保全而中外之人久而亦漸爲

信自是以來二十年間臺諫之選屢得讜言之士中間斥去姦邪屏絕權倖拾遺救失不可勝數是則納

諫之善

一作臣

從古所難自陛下臨御以來實爲盛德

於朝廷補助之效不爲無功今中外習安上下已信纖邪之人凡所舉動每畏言事之臣時政無巨細亦惟言事官是聽原其自始開發言路至於今日之成效豈易致哉可不惜哉夫言人之過似於一字無此激

訐逐人之位似於傾陷而言事之臣得以自明者惟無所利於其間爾而天下之人所以爲信者亦以其無所利焉今拯併逐二臣自居其位使將來姦佞者

者字一得以爲說而惑亂主聽今後言事者不爲人
作之字一作信而無以自明是則聖明一作用諫之功一旦由拯
而壞夫有所不取之謂廉有所不爲之謂恥近臣舉
動人所儀法使拯於此時有所不取而不爲可以風
天下以廉恥之節而拯取其所不宜取爲其所不宜
爲豈惟自薄其身亦所以開誘它時言事之臣傾人
以覲得相習而成風此之爲患豈謂小哉然拯所恃
者惟以本無一作無本心耳夫心者藏於中而人所不見
迹者示於外而天下所瞻今拯欲自信其不見之心
而外掩天下之迹是猶手探其物口云不欲雖欲自

信人誰信之此臣所謂嫌疑之不可不避也况如拯
者少有孝行聞於鄉里晚有直節著在朝廷但其學
問不深思慮不熟而處之乖當其人亦可惜也伏望
陛下別選材臣爲三司使而處拯宅職置之京師使
拯得避嫌疑之迹以解天下之惑而全拯之名節不
勝幸甚臣叨塵侍從職論思昔嘗親見朝廷致諫
之初甚難今又復見陛下用諫之效已著實不欲因
拯而壞之者爲朝廷惜也臣言狂計愚伏俟誅戮

奏議卷第十五

